

安徒生童话全集

三



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品集·翻译卷

叶君健
丛书
叶君健
叶君健

安徒生童话全集

③

叶君健 译
李保初 编
周 靖



中国妇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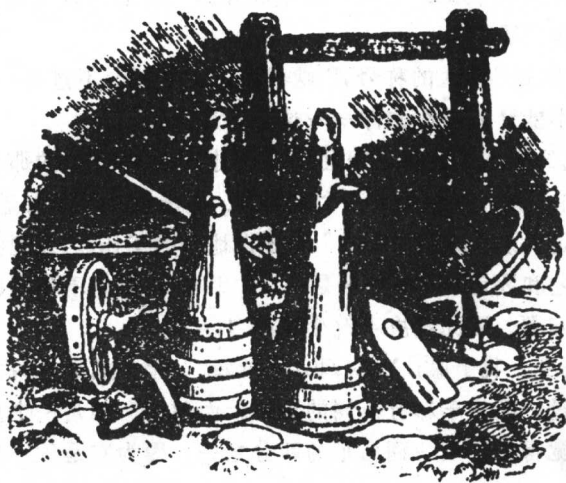
S0082/96

目 录

两个姑娘	(1)
家禽格丽德的一家	(5)
豌豆上的公主	(24)
雏菊	(27)
铜猪	(34)
白雪皇后	(50)
丹麦人荷尔格	(91)
单身汉的睡帽	(99)
一个故事	(118)
凤凰	(125)
最后的珠子	(129)
钟渊	(134)
她是一个废物	(140)
请你去向牙买加的女人	(151)
古教堂的钟	(154)
孩子们的闲话	(161)
蜗牛和玫瑰树	(165)
看门人的儿子	(171)
妖山	(195)
树精	(205)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235)

开门的钥匙	(249)
旅伴	(264)
世上最美丽的一朵玫瑰花	(287)
癞蛤蟆	(292)
两只公鸡	(304)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	(309)
邻居们	(319)
雪人	(333)
一滴水	(342)
好心境	(346)
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352)
一千年之内	(357)
曾祖父	(362)
笨汉汉斯	(369)
玫瑰花精	(376)
恋人	(383)
安琪儿	(388)
瓶颈	(393)
神方	(406)
寓言说这就是你呀	(410)
哇哇报	(412)
纸牌	(416)
风暴把招牌换了	(422)
小鬼和太太	(429)
永恒的友情	(437)
卖火柴的小女孩	(449)
城堡上的一幅画	(454)
两个海岛	(457)

两个姑娘



你曾经看到过一位姑娘没有？这也就是说铺路工人所谓的一位“姑娘”。她是一种把石头打进土里去的器具。她完全是由木头做成的，下面宽，并且套着几个铁箍。她的上部窄小，有一根棍子穿进去；这就是她的双臂。

在放工具的那个屋子里就有这么两个姑娘。她们是跟铲子、卷尺和独轮车住在一起。它们之间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姑娘不再叫做“姑娘”，而要叫做“手槌”了。在铺路工人的字眼中，这是对我们从古时起就叫做所谓“姑娘”的东西起的一个最新、而且也是最正确的名词。

在我们人类中间有一种所谓“自由女子”，比如私立学校的校长、接生娘娘、能用一条腿站着表演的舞蹈家、时装专家、护士等。工具房里的这两位姑娘也把自己归到这类妇女的行列中去。她们是路政局的“姑娘”。她们决不放弃这个古老的好名称，而让自己被叫作“手槌”。

“‘姑娘’是人的称号，”她们说，“‘手槌’不过是一种物件。我们决不能让人叫作物件——这是一种侮辱。”

“我的未婚夫会跟我闹翻的，”跟打桩机订了婚的那个顶年轻的“姑娘”说。打桩机是一个大器具。他能把许多桩打进地里去，因此他是大规模地做“姑娘”小规模地做的工作。“他把我当做一个姑娘才和我订婚；假如我是一个‘手槌’，他是不是还愿意娶我就成了问题。因此我决不改变我的名字。”

“我呢，我宁愿让我的两只手折断。”年长的那位说。

不过，独轮车却有不同的见解，而独轮车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是一辆马车的四分之一，因为它是凭一只轮子走路。

“我得告诉你们，‘姑娘’这个名称是够平常的了，一点也没

‘手槌’这个名称漂亮，因为有这个名字你就可以进入到‘印章’^①的行列中去。请你想想官印吧，它盖上一个印，就产生法律的效力！要是我处于你们的地位，我宁愿放弃‘姑娘’这个名称。”

“不成，我不会幼稚到干这种事情！”年长的那一位说。

“你们一定没有听到过所谓‘欧洲的必需品’^②这种东西吧！”诚实的老卷尺说。“一个人应该适应他的时代和环境。如果法律说‘姑娘’应该改成‘手槌’，那么你就得叫做‘手槌’。一切事情总得有一个尺度！”

“不成；如果必须改变的话，”年轻的那一位说，“我宁愿改称为‘小姐’，最低限度‘小姐’还带一点‘姑娘’的气味。”

“我宁愿给劈做柴烧。”年长的那位姑娘说。

最后他们一同去工作。那两位姑娘乘车子——因为她们被放在独轮车上。这是一种优待。不过她们仍然被叫做“手槌”。

“姑——！”她们在铺路石上颠簸着的时候说，“姑——！”她们几乎把“姑娘”两字整个念出来了，不过她们临时中断，把后面的一个字吞下去了，因为她们觉得没有理睬的必要。她们一直把自己叫做“姑娘”，同时称赞过去的那些好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东西都有它们正确的名字，姑娘就叫做姑娘。她们也就成了一对老姑娘，因为那个大器具——打桩机——真的跟年轻的那位解除了婚约，他不愿意跟一个手槌有什么关系。

① 手槌工作是在地上按压；印章的工作是在纸上按压。按照工作性质，它们是同一类东西。

② “欧洲的必需品”是指“尺度”。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一个讽刺。在当时阶级制度森严的欧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阶级的高下去衡量的。

**【简评】**

这篇讽刺作品，在有风趣之余，还略带一点哀愁。它最初发表在1855年的《丹麦大众历书》上。“欧洲的必需品”——称号，在安徒生时代需要，在当代世界各地似乎更需要。“称号”——在某些地方叫做“职称”——不明确，事物就没有一个尺度。那两位姑娘“在铺路石上颠簸着的时候”，只能念出一个“姑——”而“把后面的一个字吞下去了”。结果称号不全，“那个大器具——打桩机真的跟年轻的那位解除了婚约。”

家禽格丽德的一家



家禽格丽德是住在那座漂亮的新房子里惟一的人。这是田庄上专门为鸡鸭而建筑的一座房子。它位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堡寨旁边。堡寨有塔、锯齿形的山形墙、壕沟和吊桥。邻近是一片荒凉的树林和灌木林。这儿曾经有一个花园。它一直伸展到一个大湖旁边——这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沼地。白嘴鸡、乌鸦和穴乌在这些老树上飞翔和狂叫——简直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它们的数目从不减少；虽然常常有人在打它们，它们倒老是在增多起来。住在鸡屋里的人都能够听到它们的声音。家禽格丽德就坐在鸡屋里；许多小鸭在她的木鞋上跑来跑去。每只鸡，每只鸭子，从蛋壳里爬出来的那天起，她统统都认识。她对于这些鸡和鸭都感到骄傲，对于专为它们建造的这座房子也感到骄傲。



她自己的那个小房间也是清洁整齐的。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也希望它是这样。她常常带些贵客到这儿来，把这座她所谓的“鸡鸭的营房”指给他们看。

这儿有一个衣橱和安乐椅，甚至还有一个碗柜。柜子上有一个擦得很亮的黄铜盘子，上面刻着“格鲁布”这几个字。这是一位曾经在这儿住过的老贵族的族名。这个黄铜盘子是人们在这儿掘土时发现的。乡里的牧师说，它除了作为古时的一个纪念物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这块地方及其历史，牧师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从书本子上学到许多东西，而且他的抽屉里还存有一大堆手稿呢。因此他对于古时的知识非常丰富。不过最老的乌鸦可能比他知道得还多，而且还能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当然这是乌鸦的语言；不管牧师怎样聪明，他是听不懂的。

每当一个炎热的夏日过去以后，沼地就会冒出许多蒸汽，因此在那些许多白嘴鸦、乌鸦和穴鸟飞翔的地方——在那些古树面前——就好像有一个湖出现。这种情形，在骑士格鲁布还住在这儿的时候，当那座有很厚的红墙的公馆还存在的时候，就一直没有改变过。在那个时候，狗的链子很长，可以一直拖到大门口。要走进通到各个房间的石铺走廊，人们得先从塔上走下去。窗子是很小的，窗玻璃很窄，即使那些经常开舞会的大厅也是这样。不过当格鲁布的最后一代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却记不起过去那些曾经举行过的舞会了。然而这儿却留下一个铜鼓；人们曾把它当做乐器用过。这儿还有一个刻有许多精致花纹的碗柜；它里面藏有许多稀有的花根——因为格鲁布夫人喜欢弄园艺，栽种树木和植物。她的丈夫喜欢骑着马到外面去射狼和野猪，而且他的小女儿总是跟着他一道去的。当她还不过只有五岁的时候，她就骄傲地骑在马上，用她的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向四面望。她最喜欢在猎犬群中响着鞭子。但是爸爸却希望她能在那些跑来参观主人的农奴孩子的头上响着鞭子。

在这座公馆近邻的一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农夫；他有一个名叫苏伦的儿子。这孩子的年龄跟这位小贵族姑娘差不多。他会爬树；

他常常爬上去为她取下雀窠。鸟儿拼命地大叫；有一只最大的鸟儿还啄了他的一只眼睛，弄得血流满脸。大家都以为这只眼睛会瞎的，事实上它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伤。

玛莉·格鲁布把他称为她的苏伦。这是一件极大的恩宠；对于他可怜的父亲约恩说来，这要算是一件幸事。他有一天犯了一个错误，应该受到骑木马的惩罚。木马就在院子里，它有四根柱子作为腿，一条狭窄的木板作为背。约恩得张开双腿骑着，脚上还绑着几块重砖，使他骑得并不太舒服。他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苏伦哭起来，哀求小玛莉帮助一下。她马上就叫人把苏伦的父亲解下来。当人们不听她话的时候，她就在石铺地上跺脚，扯着爸爸上衣的袖子，一直到把它扯破为止。她要怎样就怎样，而且总是达到目的的。苏伦的父亲被解下来了。

格鲁布夫人走过来，把小女儿的头发抚摸了一下，同时还温和地望了她一眼。玛莉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她愿意跟猎犬在一道，而不愿意跟妈妈到花园里去。妈妈一直走到湖边；这儿睡莲和芦苇都开满了花。香蒲和灯心草在芦苇丛中摇动。她望着这一片丰茂新鲜的植物，不禁说：“多么可爱啊！”花园里有一棵珍贵的树，是她亲手栽的。它名叫“红山毛榉”。它是树中的“黑人”，因为它的叶子是深棕色的。它必须有强烈的太阳光照着，否则在常荫的地方它会像别的树一样变成绿色，而失去它的特点。在那些高大的栗树里面，正如在那些灌木林和草地上一样，许多雀子做了窠。这些雀子似乎知道，它们在这儿可以得到保护，因为谁也不能在这儿放一枪。

小小的玛莉跟苏伦一块到这儿来。我们已经知道，他会爬树，他会取下鸟蛋和捉下刚刚长毛的小鸟。鸟儿在惊惶和恐怖中飞着，大大小小的都在飞！田畎上的田鳧，大树上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都在狂叫。这种叫声跟它们现代子孙的叫声完全没有两样。

“孩子，你们在做什么呀？”这位贤淑的太太说。“干这种事是罪过呀！”

苏伦感到非常难为情，甚至这位高贵的小姑娘也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她简单而阴沉地说：“爸爸叫我这样做的！”

“离开吧！离开吧！”那些大黑鸟儿说，同时也离开了。但是第二天它们又回来了，因为这儿就是它们的家。

但是那位安静温柔的太太在这儿没有住多久。我们的上帝把她召去了；和他在一起，要比住在这个公馆里舒服得多。当她的尸体被运进教堂里去的时候，教堂的钟就庄严的鸣起来了。许多穷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因为她待他们非常好。

自从她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谁管她种的那些植物了。这个花园变得荒凉了。

人们说格鲁布老爷是一个厉害的人，但是他的女儿虽然年轻，却能够驾御他。他见了她只有笑，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她现在已经有12岁了，身体很结实。她那双大黑眼睛老是盯着人。她骑在马上像一个男人，她放起枪来像一个有经验的射手。

有一天，附近来了两个了不起的客人——非常高贵的客人：年轻的国王和他的异父兄弟兼密友乌尔里克·佛列得里克·古尔登罗夫。他们要在这儿猎取野猪，还要在格鲁布老爷的公馆里住留一昼夜。

古尔登罗夫吃饭的时候坐在玛莉·格鲁布的旁边。他搂着她的脖子，和她亲了一吻，好像他们是一家人似的。但是她却在他嘴上打了一巴掌，同时说她不能饶恕他。这使得大家哄堂大笑，好像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似的。

事情也可能是如此，因为五年以后，当玛莉满了17岁的时候，有一个信使送一封信来。古尔登罗夫向这位年轻的小姐求婚。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他是王国里一个最华贵和潇洒的人!”格鲁布说。“可不要瞧不起这件事情啊。”

“我对他不感兴趣!”玛莉·格鲁布说,不过她并不拒绝这国家的一位最华贵、经常坐在国王旁边的人。

她把银器、毛织品和棉织品装上了船,向哥本哈根运去。她自己则在陆地上旅行了十天。装着这些嫁妆的船不是遇着逆风,就完全遇不见一点儿风。四个月过去了,东西还没有到。当东西到来的时候,古尔登罗夫夫人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宁愿睡在麻袋上,而不愿躺在他铺着绸缎的床上!”她说。“我宁愿打着赤脚走路而不愿跟他一起坐着马车!”

在十一月一个很晚的夜里,有两个女人骑着马到奥湖斯镇上来来了。这就是古尔登罗夫的夫人玛莉·格鲁布和她的使女。她们是从维勒来的——她们乘船到那儿去的。她坐车子到格鲁布老爷的石建的邸宅里去。他对客人的来访并不感到高兴。她听到了一

些不客气的话语，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睡觉的房间。她的早餐吃得很好，但是所听到的话却不可爱。父亲对她发了怪脾气；她对这一点也不习惯。她并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既然有人有意见，当然她也应该作出回答。她的确也作了回答；她谈起她的丈夫，语气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她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对这种人说来，她是太纯洁和正当了。

一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年过得并不愉快。父女之间的言语都不好——这本是不应该有的事情。恶毒的话语结出恶毒的果实。这情形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结局呢？

“我们两人不能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生活下去，”有一天父亲说。“请你离开此地，到我们的老农庄里去。不过我希望你最好把你的舌头咬掉，而不要散布谎言！”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她带着她的使女到那个老农庄里来——她就是在这儿出生和长大起来的，那位温存而虔诚的太太——她的母亲——就躺在这儿教堂的墓窖里。屋子里住着一个老牧人，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房间里挂着蜘蛛网，灰尘使它们显得阴沉。花园里长着一片荒草。在树和灌木林之间，蛇麻和爬藤密密层层地交织在一起。毒胡萝卜和荨麻长得又大又粗。“红山毛榉”被别的植物盖住了，见不到一点阳光。它的叶子像一般的树一样，也是绿的；它的光荣已经都消逝了。白嘴鸦、乌鸦和穴鸟密密麻麻地在那些高大的栗树上飞。它们叫着号着，好像它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互相报告似的：现在她又来了——曾经叫人偷它们的蛋和孩子的那个小女孩又来了。至于那个亲自下手偷东西的贼子，他现在则爬着一株没有叶子的树——坐在高大的船桅上。如果他不老实的话，船索就会结结实实地打到他的身上。

牧师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把这整个的故事叙述了出来。他从书籍和信札中把这些事情收集拢来。它们现在和一大堆手稿一

道藏在桌子的抽屉里。

“世事就是这样起伏不平的！”他说，“听听是蛮好玩的！”

我们现在就要听听玛莉·格鲁布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坐在那个漂亮鸡屋里的、现代的家禽格丽德。玛莉·格鲁布是过去时代的人，她跟我们的老家禽格丽德在精神上是不同的。

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过去了；秋天带着风暴和又冷又潮的海雾到来了。这个农庄里的生活是寂寞和单调的。

因此玛莉·格鲁布拿起她的枪，跑到荒地上去打野兔和狐狸以及她所遇见的任何雀鸟。她不止一次遇见诺列贝克的贵族巴列·杜尔。他也是带着枪和猎犬在打猎。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夸耀这一点。他很可以跟富恩岛上爱格斯柯夫的已故的布洛根胡斯大爷比一比，因为这人的气力也是远近闻名的。巴列·杜尔也模仿他，在自己的大门上挂一条系着打猎号角的铁链子。他一回家来就拉着铁链子，连人带马从地上立起来，吹起这个号角。

“玛莉夫人，请您自己去看看吧！”他说。“诺列贝克现在吹起了新鲜的风呀！”

她究竟什么时候到他的公馆里来的，没有人把这记载下来。不过人们在诺列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可以读到，这东西是诺列贝克公馆的巴列·杜尔和玛莉·格鲁布赠送的。

巴列·杜尔有结实的身材。他喝起酒来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是一个永远盛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像一窠猪。他的脸是又红又肿。

“他像猪一样粗笨！”巴列·杜尔夫人——格鲁布的女儿——说。

她很快就对这种生活厌烦起来，但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天餐桌已经铺好了，菜也凉了。巴列·杜尔正在猎取狐

狸，而夫人也不见了。巴列·杜尔到了半夜才回来，但杜尔夫人半夜既没有回来，天明时也没有回来。她不喜欢诺列贝克，因此她既不招呼，也不告辞，就骑着马走了。

天气是阴沉而潮湿的。风吹得很冷。一群惊叫的黑鸟从她头上飞过去——它们并不是像她那样无家可归的。

她先向南方走去，接近德国的边界。她拿几个金戒指和几颗宝石换了一点钱，于是她又向东走，接着她又回转到西边来。她没有一个什么目的地。她的心情非常坏，对什么人都生气，连对善良的上帝都是这样。不久她的身体也坏下来，她几乎连脚都移不动了。当她倒在草丛上，田凫从那里飞出来。这鸟儿像平时一样尖声地叫着：“你这个贼子！你这个贼子！”她从来没有偷过邻人的东西，但是她小时候曾经叫人为她取过树上和草丛里的鸟蛋和小雀子。她现在想起了这件事情。



她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儿有渔人住着。但是她却没有气力走过去，因为她已经病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